

稿本叢書

北京大學圖書館
古籍特藏部編輯

天津古籍出版社

陳秉才
張玉範 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稿本叢書

(12)

天津古籍出版社

雲自在龕隨筆卷一

江陰繆荃孫撰

掌故

男子彬手錄

文職養廉始於雍正五年耗資歸公案內武職養廉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

欽天監向有西人道光初無一留者去之日所有儀器為琉璃廠漢某所得欲售重價一御史劾其私通外洋迨事白而所費不貲遂作廢銅售去

咸豐五年戶部所設五字官 予以月支經費逐漸加增並發

墊賠名款不等回堂先得開支等事經堂官參奏革員外台斐音郎中王正誼職抄查家產並辦商人饒青田

咸豐季年肅順被誅肅王裁俸餉結怨旗下死非其罪而人無惜之者恭王當國俸餉仍未增有謠云去了一個六換了一個六錢糧二兩仍照舊輿情亦大可見明裔朱侯誠恪裁餉後日用不敷以昌平明陵賃人耕種被人糾參遂委之鄉人私墾交府尹查辦府尹周家楣查覆朱侯交部議處另片奏代訴其貪黷由於貧窘貧窘由於裁俸又未當別項差使位列通侯而啼飢號寒之不免懇賞還全俸以仰承聖祖優待前朝裔孫之德意特旨準行後周升通政歿於官峯殯後有弔客號泣入門者則朱侯也

光緒初元文忠寶文靖沈文定當國輔佐恭親王時有文寶齋六掌櫃沈師爺之目李文正後進弗能與諸人抗而心

其之值文忠薨逝李結同鄉張南皮張豐潤藉言論以輔之值
太后重言路而言路之權遂以大張又翰林講官之言多於察院
又有不聞言官言但聞講官講之謠文定繼薨王仁和不安於位
而以終養去大權全歸文正曾無幾時南皮外簡豐潤構怨
於直隸總督張樹聲樹聲之子藹卿素能聯絡宮禁遂退
恭邸易以醇邸閻文介張文達入軍機局面一變豐潤之黨斥
逐殆盡中興勲業於此蕩然覆亡之苟孽於一念焉能為
文正諱哉

朱脩伯壬申日記云謁李蘭生樞密頗覺倨傲不如往昔之
樂易後與賈湛田談及亦有此語甚矣人之為境所移而不
自知也何以平天下之善乎古人云衰至便驕何常之有脩伯

此言正論也

國初奏牘無不由驛雍正間有摺差專差奏事與由驛不悖並不以專差為是發驛為非者道光末始有常件不應發驛之說其實並非掌故今則習為常例

光緒建儲之議豫帥徐桐崇綺貴恆主持其事謂之商山四皓初議內儲禪各國不願始改建儲以釀拳匪之亂

五大臣考察各國政治同出都將登火車逆黨吳樾以炸彈傷多人紹英傷甚重人為之以布裹頭扶上安車回宅徐相賃人力車飛奔花翎墮於地不顧陶齋指而向人曰抱頭的抱頭鼠竄的鼠竄尚復成何事體

我朝入關初準元制滿洲剃髮明臣仍冠服如舊分為滿漢

兩班有山東紳士孫之獬者先雞髮易衣冠而出歸滿班滿班以其漢人也不受歸漢班漢人以其滿裝也亦不容之獬羞憤書疏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過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於是削髮令下而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鋒刃皆之獬一言激之陳名夏亦有長頭髮復衣冠則天下立刻太平之語可見爾時操切之獬即在前明焚三朝要典曾痛哭於朝者

李森先殺優人王紫稼紫稼負盛名吳興諸老以詩獎之為李杖斃罪案在彙緣關說刺人陰私為諸豪胥耳目心腹又倚姿容古奸通巨室婦女三遮和尚亦同時杖斃三遮本天平佛寺住持罪案以邪教惑愚民造窟室窩藏婦女為李訪聞與

王郎同時立枷王郎演會真記紅娘人歎絕今与奸僧相對人
言法聰紅娘攜手同歸也時學道張能鱗校士吳中關節賄
買一案出真才無三而宦囊无物矣太倉諸生李漢條其事上
之李公公早有所聞以其呈授之張叩首謝無狀儼以病退李公
不許儼遂條按之適李被逮時淮安司理李子燮蘇州司理楊
昌齡為公發其奸下之獄兩司理百計計公督撫亦惡其為人蜚
語入告緹騎拿問入都公貧無以供緹騎吳民號呼斂錢百得
萬金緹騎乃稍寬公數萬士民執香送至梁溪不絕上訊事遂
白復官御史前有建言者以論事流尚陽堡後陰用其言而未
赦其人公入首論其事抗疏廷諍願與予生還人謂李上復赫然
怒謂方湔滌汝復曉之再下之獄

他書言李公山東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烈皇時以科場事
下詔獄與難者雲間楊校起救之者桐城孫晉也

張能麟喜道學書曾刻

又造玉峰書院與陸桴亭

世儀契合陸助其成書張搜諸生小過以罰金充梓費書成
所獲不貲其造書院亦以此術

癸巳張名振入長江駐上海之總兵官王燦率兵逃至太平橋安
國寺屏息不敢出賊未攻城掠浦以東而去燦入城謂縣邑令
閻曰若空庫與我我免若一隸姓唐者曰是上供安敢動立殺
之又殺一人自開庫取金金俱小民所輸賦各有封識每封書
里甲姓名銖兩令工心計每啟一封識即納所封楮置諸懷
約數萬金燦意得欲昇金去會有解糧從蘇州歸者言

吳城寧垣故無恙撫軍將兵且至矣燦錯愕舍金去掠西
關一少艾婦人恣淫而逃當是時訛傳三吳俱失燦掠此金
為降共逃計啟封時羣卒搶攘不無染指事平令封識驗
數虧若干金燦轉委罪庫胥論以盜帑金罪至死李公白
其冤燦既內慚又眾證確鑿無所委罪遂密報全城反促
撫軍屠城會前督軍張公援閩歸力白無其事乃已燦乃
又布散流言言李公得胥吏金欲脫其罪

攝政王舊歲冬殂于塞外朝議以其有大功於國宜崇以帝礼
乃頒哀詔於天下吾蘇於二月十三日詔至百官遂於十四
設幕哭臨仍明朝制服二十七日庶民三日之例後又以有罪褫奪
追轉哀詔近來所頒之詔疊至內翰林多借此為出差浪游

明朝武科舊規按院審轄蘇松常鎮四府統於各蘇試三場畢
竟自取中順治初由按院錄取送往江寧就試省下如督學之例
此新例也時在江南北為一

土公國寶之再撫吳也實鮮善政但多方招刻攘利無遺孔用
是上下皆致不滿彼以武夫授副都御史兼少司馬之尊貪戀
名位雖買宅揚州積貯重貲而未能急流勇退遂為秦按院
所刻謂其縱蠹虐民婪贓枉法臨陣不前諸罪狀懇震乾
綱以正大典得旨先革了職著督撫從重議處十二月督鎮兵
道等官即往收其勅印已覺不堪又聞按院究辦已將揚州住宅
封閉所貯重貲並非已有又恐督按究擬在地方大傷體面遂
於是日以弓弦自盡十五日各官入視飛報按臺停兩日方就殮

於麒麟巷凌氏園亭內者隨往畢世尊榮竟成一夢

明制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嚴艱王國光遣部郎一人司之名
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使之傳明萬曆時制本朝亦
有坐糧廳則管稅項多口

明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
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
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料歸廣西司遂為
定制本朝天下漕項均歸雲南司鹽課仍歸山東司關稅仍歸
貴州司織造歸福建司後電報輪船歸廣東司漢官俸及新
疆歸陝西司

宋道君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又御史李彥章疏以詩

賦為元祐學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効及前代陶淵明
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近時陳夢龍以當國惡漢學參及漢之
賈馬又惡西學參及撰海國圖志之魏默深瀛寰志略之徐松
龔其宋人相類時人有聯云夔龍參賈馬能虎是真龜能虎
沈姓時官通永道以滄濱一名伎為之妾

中書中進士歸原班領朝考前呈明定菴由即用改回內閣荷
文恭之力居多吳生緣例耳文恭年譜於兄弟子姪聚散離
合託載綦詳惟不載定庵已亥四月廿三日出京隱然有春秋示
貶之意

田二區即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田易主有質劑無烏由
不信也見危太僕餘姚州數田記今之田單起於元時記其田

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畫圖謂之魚鱗相次之圖其各都田畝故有兎簿分其畝等以備差科故有鼠尾冊見元劉輝文今流水簿魚鱗圖尚存兎簿鼠尾冊則無其名矣

康熙四十五年太倉有不逞之徒謀為亂剋期破城慧日庵老尼明學知之秘密以告行人顧玉溥且曰吾念君孝義誠不忍孝義之家罹兵大劫可速去玉溥以告其父即達於州守至期檄營卒登埤先禽其內應誅之是夜賊數千人薄城城中寂然將曉潰散遂得無恙賓陽子年譜

善果寺壁上有世祖御書唐詩洞房昨夜春風起一首自署臆庵道人世祖從玉林言禪因以慧崇為名山臆為字幼庵為字

刻玉章書畫則用之釋本月字終朗旅庵其字秀水人順治十七年奉旨開法於善果寺本陳之徒玉林通琇禪師武康人見漁洋詩話

我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即古竹簡之遺意

雍正朝海內四君子李慎修章邱人謝濟世廣西人孫文定蜀人陳法貴州人

唐裴度韋處厚二相待史憲成一推心以待之一明心以示之覽猛相濟史冊所稱文文忠公於總理衙門外人有所求正色嚴詞往拒絕而令董甘泉師擇其無關士局者酌許三件實與文忠公商妥以為轉灣地步非董一人之見外間無識者以董為

媚外為權奸擊之不遺餘力後沈文定公願分謗常云公事同之何必令他人為責閣下甘泉師極感之

葉訕庵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今大老入與滿人言事則唯出則盡歸咎於滿人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必達其意而後止而對人言亦不諉罪於滿人此真大臣之用心

康熙庚戌禁新禧官吏不準往來

康熙六十年御史陶羹任坪范吾發鄒圖雲王允普李允符高汾陳嘉猷范允鎬高怡趙成樵孫紹曾等奉旨著於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

此十三人與王扶同爭建儲者袁簡也以為此舉謬誤

彬按只十三人或與王扶共為十三人耶
武官任子蔭文自康熙初四輔臣始改此例

安撫靳輔請停大選諸途而尚用旗下能員幸上意不以為然而止否則流毒天下矣

見湯潛庵回奏疏以薦取介請寬董漢臣二事引咎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少失儒者氣象

光緒丁亥給事中殷孝堯疏請翰林得截取蔭生補題缺翰林駁而蔭生准大老以利其子弟故也

穆宗之諱改作滔去羊字最合詔諸臣章奏及考試文字於御名下二字仍遵初旨祇避本字凡字旁之偏旁從享者不得一概改作音字從御史陳廷經請字也御史陳廷經奏略云御名左從水右從說文之享與酉部之釀金部之鐸偏旁皆同若城郭之郭从音享之享从音字畫聲音迴不相同更非偏旁可比